

历史的回响

杜阳林

人生过往的生活经历，岁月留下的历史印迹，地域文化的互相融合，终究会成为作家记忆书写的正道。

作家宗璞在九十岁生日到来前，为四卷本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划上了最后的句号。此时，距离她开笔书写这部小说，已过去了三十二年。宗璞执拗地溯源往昔，是她不愿遗忘和背弃历史。整部小说正是以她童年记忆中的北平开始，此后的南渡、东藏、西征、北归，贯穿于整个全面抗战的叙述，是关于那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经历与思考。

人们需要认真回首与凝望历史，虽然那些早已湮没于岁月风烟的旧迹，但不晓过往，哪知今夕来之不易？倘若一个人不知自己的来处，面对的将是空白与迷雾，失去了伫立大地的根基。我们需要一次次叩访灵魂的记忆、历史的记忆，去阅读和聆听，去了解和察知。

炎黄子孙的历史记忆，在漫长岁月中明灭起伏，打下了鲜明的“东方印记”。中国人在心理层面形成的时间经验，主要是将自然的时序变化作为人情感状况的表征。《诗经·采薇》“昔我往矣”之语，《麦秀》《黍离》之悲，无论是涉及个体还是家国，均是将原本自然性的时间内化成了感性的时间。回溯过往，书写“记忆”，重塑“历史”，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所在，也为多姿多彩的文学创作繁衍了机会。

深厚的历史渊源和丰富的社会因素，影响着写作者的创作，但缤纷多姿的南北迥异，也是记忆书写的创作之显，地域的元素，让作品呈现出迷人的风貌。我们在文字中回溯“月下的平桥”，听着哗哗的水流，跟随鲁迅一道坐在

船上，摇摇晃晃地去看社戏。鲁迅有他永远怀念的鲁镇和赵庄，孕育了作家的水土，又反过来影响着创作特色与作品风貌。

沈从文是沅水的子民，他通过手中的笔，一次又一次回到湘西，如同回到一块飞扬着灵气的圣地。在这里，有着未曾遭受现代文明熏染的真诚、朴实、自然、强悍的生存方式，这里的人带着一种近乎蛮荒的野性气质，有着蓬勃生动的生命力，就像大自然一般生生不息。沈从文如痴如狂地写着湘西，在他的笔下，沅水成为多情的载体，它默默听着少年在漆黑夜色中唱给翠翠的歌谣，也听过老人心中的期望与叹息。这是作者钟爱的故乡，也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写作背景。

作家书写“历史”的同时，提出的也许是对“现在”最诚挚的思考。

在《边城》题记中，沈从文曾提起一个问题，即“拟将‘过去’和‘当前’对照，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，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”。那时，作家明知时移世易，眼前所见已不是二十年前单纯的山水人物，农村社会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之美近于消失。那么，沈从文秉持着一种怎样的心态，来捕捉那些未加污染的美好呢？

沈从文身在熟稔又陌生的家乡，茫然四顾，再也回不去当年的时光，所有的惆怅与向往织成一条绳，拉拽他向着记忆的深处掘进。故乡是永远也无法“回去”，也无法“抵达”的，因为故乡是根植于每个不同个体过去时光中的地域存在，谁能一再地“回到过去”呢？

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个人的生活与情感，不是为了解构宏大历史，而是重返过往，为个体生命找

到一种安定的归宿。关于历史、故乡和记忆，是对过去的留存，又是对未来的希冀，象征了一种艰难但不弃的书写正道。

有一些作家拥有一个“牢固的故乡”，既是物质的，也是精神的。他们生于斯长于斯，长大后也生活于斯，所熟悉的环境，成为一种丰美的回忆，为书写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在不断回望与分析解构中，作家寻找着自己的生命之根，苦苦觅求着一条路，通往个体书写精神内涵的最深层意识。

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省北部漠河的一个寒冷的小村庄北极村，迟子建诸多小说的取材，具有散文化优美而朴素的叙述方式，作品中栩栩如生地呈现出当地人的生存状态，都与她所生活的这片独特的龙江地域有着密切联系。生活环境的影响使迟子建不断发掘生命闪光点 and 人性之中的美好成分。萨满文化是龙江地域文化的核心，深刻影响着黑龙江人的生活方式及民风习俗。这种文化对生活于其中的迟子建的影响是渗透性的，并逐渐积淀为一种虽浸透忧伤、同时又饱含温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。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曾说：“小说是对真实部分的抛弃，你在生活中抛弃了什么，最后留下的就是小说。所以小说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抵达真实。”写作者对自己生活的再反省、再书写，重新整理和择选，思索和筑造，构成了一种“人为的真实感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写作者既不可背弃时间，也不能脱离环境的记忆而孤立存在。

也许，写作者置身于熟稔的环境，书写自己熟悉的东西，诚恳面对自己的经历和记忆，注重文

学中的不确定性，会让写作的道路越走越宽。但如何才能从美丽的风景与文化中准确提炼出属于自己的“文学母题”，在浩瀚的时间与空间的宇宙中找到个人的记忆坐标，是巨大而严峻的考验。

按照托多罗夫的说法，记忆是决定个体身份与相关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。如何以个体的记忆叩响时代的强音，以自身的积淀面对厚重的文化，以单一区域的书写打通全人类的广袤疆域，是作家深耕于记忆书写的无上空间，值得一生叩求。

在以全球化为号召、人们在轨道上急速前行的时代，我们的生活方式日渐趋于模式化和物质化，反而更加释放和凸显了每个地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。文学不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，还受到一个地区长期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人文环境影响。

作家阿来的作品，总是充盈着自然的空灵和西藏的地域色彩，从文学价值讲，他营造了生动鲜明的藏地世界，给人以精神世界的滋养激荡，升华精神的诗化

美好，回味无穷的人文关怀。从历史的角度讲，阿来的作品对地方文化重新进行形象阐释和记忆书写，就像是一部部厚实而精彩的民族志，让读者不仅了解到历史文化风俗流变，也了解了当地人的生存状况，及其地域民族文化的内在特性。

藏地在人们的眼中总是披着神秘面纱，与这片大地上源源不断生长着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息息相关。如何不偏不倚地理解和对待民族神话，关系到能否深入一个民族的文化根柢，去真实而深切地认识这个民族。阿来的《格萨尔王》取材于同名藏族著名史诗。小说对其进行重述，犹如一种对历史记忆和地方书写形态的翻新和再生，是阿来以神话为门径，让“现代主义”与“神话历史”进行隔空对话，由此进入了藏族的历史和内心。

溯源历史记忆并不是背道而驰，以地理书历史，以空间写时间。在风雨兼程的长河之中，晨曦苏醒，天色微亮。而一个作者的记忆书写，才刚刚开始。



笨拙之人别无他法

东来

当下的时空似乎被狠狠压缩，记忆被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填满，无法自如地流淌，遗忘来得太快太快了，快到连遗忘时一丝丝涟漪也无。大大小小那么多的事情打个照面忽然沉沦，我不禁要问，是记忆机制还是遗忘机制出了问题。

我出生于1990年，到现在，就是中国发展最快的三十几年，我亲历了城市化最快的阶段，亲历了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和蓬勃，亲历了智能手机对生活的占领，亲历了许多共识的瓦解。我们这一代人借助互联网和便利的交通，貌似有了比前人更加丰富和深广的见识和生活经历，我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个家族、一个村庄、一座城市。有太多匪夷所思进入到了视野，节奏太快，致使我们常常难以适从。做个现代人的难度可能比做个古代人难上一百倍，没有什么可以确信之物，昨天确凿的真理，也许今日就会被推翻，昨天的时髦，今天就过时，我们必须不断调适，保持锱亮，以便不会被时代抛弃。这个时代实在太大大快，个人作

为一个切片又太窄小，这种悬殊的对比，甚至让一个人努力眺望的目光都变得可怜了起来，若只关注眼前之物，又显得固步自封。这几年，为了追上世界的脚步，我不断地阅读各种公共议题的社科类图书，关注热点讨论，希冀对这个世界了解得更深入一点，但事实证明此举并没有太大作用，我只是陷入了信息焦虑之中，被互联网速度牵着鼻子走。速度在不知不觉中挤走了记忆，挤压一切慢速才能生长出的美感，甚至它挤压人的情感，把一切本该深沉幽微的感情即时化和廉价化，很多需要凝视需要驻足的古典之美就这样消亡了。

需要这么快吗？这种焦虑和恐慌什么时候迅速蔓延，我作为一个人如何抵抗这种焦虑和恐慌，在急流之中是否可寻得一根浮木渡人渡己？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，也无法停止自己对小说的怀疑，其实这种怀疑很早就开始了，世界加快流动，不断处于变动和混乱之中，文学的把握能力似乎就削弱了。索尔·贝娄在

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写道：“我们当代的地方社会已经被世界所淹没。……我们被可疑的现实包围，发现面目模糊的自我。”在信息流通不够快捷的时代，小说家通常也掌握着巨大的信息优势，但在信息时代，这个优势被无情抹平，曾经寄托于小说的集体记忆或感情慢慢分散和抽离，对写作者而言“写什么”和“怎么写”这两个问题变得越发紧迫，即小说中应该呈现什么，怎么呈现，甚至，也会想，也许非虚构的意义更大，毕竟它们包含的事实更多，但这个想法很快被自己推翻，小说中经过想象力提炼过的文学真实同样意义重大。除此之外，作为最为依赖记忆的一个群体，写作者也在最激烈地对抗着遗忘，对抗着摧枯拉朽的速度，动摇中保持编织的耐心，需要公道地自我辩解一句，很难。

我在这样的自我拷问中度过了很长时间，在“什么值得写”里不断试验和寻找，写作《大河深处》时的轻松和直觉不会再有。很多写作者有着明确的写作场域，但我却是在迁徙和漂

流中生活的人，唯有寻找才能找到说话的舌头，在最新的小说集《奇迹之年》中，我做了几种尝试，书写和我完全不同的人的生活，或描绘一个时代的狂热，或将时空穿插制造宿命感，你会看到不断漫游城市却无法容身的年轻女人、陷在特异功能热潮中的狂热男人、穿梭城市的为宠物安乐死的医生、少年犯，以及有着布尔乔亚幻想，企图通过婚姻达到生活进阶的平庸女人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和文字的距离，保持冷静的观察视角。这几篇成于2018-2020年的中短篇小说，也只是一种内在燃烧的产物，无解于我身处其中的困惑，它们甚至都不是我对困惑做出的解释，只是长久以来身体力行的习惯，无疑，我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
很奇怪，漫长的自我质疑中，反倒比以前更坚定一些，虽然“值得写吗，怎么写”仍然如同天问一样悬在头顶，困惑依然猛烈冲刷，但从来没有“写或不写”的问题，唯有更投入地生活，更踏实地创作，笨拙之人别无他法。